

张

雨
雨 季

欣



广东中青年作家文库

张欣 ● 雨季

花城出版社

广东中青年作家文库

雨季

张
欣
著
●
雨
季

花城出版社

雨 季

张 欣 著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东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广东东莞凤岗镇天堂围区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75 印张 3 插页 320,000 字

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5360—2858—4

I·2439 定价：22.3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总 序

于幼军

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文学，每一个时代又都会形成打上时代鲜明印记的文学主潮。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文学不仅满足了各个时代人们的不同精神需求，而且也起到了传播思想、启发民智、积累文化、移风易俗的巨大社会作用。综观古今中外历史，社会大变革、大变动的时代，往往也是文豪辈出、传世佳作不断涌现的时代。这些大作家以自己手中的笔，忠实地记录了社会变迁的轨迹，描绘了历史风云的变幻，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。他们的作品也因之成为受到后人热爱和重视的传世之作。目前，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，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，使人们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，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、社会心态以及价值观念的变迁充分呈现。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给文学带来了大发展、大繁荣的历史契机，另一方面也呼唤着文学要积极倡导新思想和新观念，担负起激浊扬清、匡正祛邪的社会历史责任。身处这样伟大的时代，面对这样宏伟的事业，我们的作家、文学家不仅有着丰富的创作源泉，而且还有着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创作空间。

新时期以来，我省的文学创作队伍经受了新的洗礼，端正了创作思想和努力方向，坚持扎根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，满腔

热情地投入创作，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。这些作品对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方面需要，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，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、文化、道德水平，对于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，都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。这套《广东省中青年作家文库》的面世，就是对近年来我省中青年作家队伍创作实绩的一次集中的展示。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，有赖于杰出人才和精品佳作的不断涌现。我们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的同时，还应该清醒地看到，与时代的要求、人民的期望相比，与国内一些先进省市相比，我省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，拔尖人才还不多，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还比较少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从加快发展广东文学事业的要求出发，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学队伍建设，尤其是要大力培养跨世纪的中青年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人才，造就一大批政治成熟、思想深刻、思维敏捷、头脑清醒、功底深厚、作风扎实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，形成宏大的广东文学新军。为此，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全面、正确地坚持“两为”方向和贯彻“双百”方针，弘扬主旋律，提倡多样化，努力营造有利于文学创作的良好环境和氛围，充分调动起作家、文学家的创作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为广大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健康成长创造条件。同时，还要深化文艺体制改革，建立和完善符合文艺自身发展规律，有利于多出人才、多出精品的机制。

然而，对中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来说，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。中青年作家正值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。古往今来的许多杰出文学家，都是在其中青年时代写下旷世华章的。我们热切期望全省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理论，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养；不断深入实践、深入生活，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、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汲取

创作源泉；要有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精华和各家之长的胸怀和胆识，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；要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，以及甘于奉献、艰苦奋斗和韧性战斗的精神，力戒浮躁，精益求精，以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。惟有这样，文学事业才会后继有人、蓬勃兴旺；文学百花园才会群芳竞艳、春意盎然。

目 录

总 序	于幼军 (1)
此情不再	(1)
致命的邂逅	(43)
今生有约	(91)
雨 季	(163)
爱又如何	(170)
恨又如何	(222)
不麻烦的爱情	(269)
爱情奔袭	(273)
城市爱情	(285)
你没有理由不疯	(360)

此情不再

整整两年，朱婴才从失恋的痛苦中渐渐解脱出来。

伤口是一天一天长上的，那种疼，那种不肯弥合的反复溢血，不是你想面对就能够从容面对的。

说起来，也不过是一个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寻常故事，但对于朱婴来说，竟成为致命伤。

她是独生女，父母亲的掌上明珠，少年合唱团的领唱，学习永远名列前茅，毫不费劲地考上大学。她的内心，高贵得几乎看不起自己的躯壳，小学五年级时，她就读完了《三国志》，初一，已经可以为黛玉葬花双泪长流了。这个世界在她的眼里浊气逼人，她可以穿着牛仔装，可以留着披头士般的长发，可以吃街头小贩锅里的玉米棒子，她一点也不羡慕那些浑身名牌、开着跑车的年轻人，他们不可能读过萨特的著作，甚至不知道巴赫是谁，如果再不凭借呼啸而来，喧嚣而去的声势，那他们还剩什么？

自古圣贤皆寂寞。

她身上那种渗入骨髓的孤傲，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，不弃不离。

这样的—个女孩，修长的身材，纤巧的腰身，鼓鼓囊囊的乳房和屁股，她的美，不是略显苍白的面颊、尖俏的下巴，黑茸茸

的眼睛，而恰是她那几乎破衣而出的胴体，可谓春光无限。

就是这个女孩，恋爱时，竟被男友甩了，而且是在一次人工流产后不久。

这是她必须面对的现实。

她不愿意回家去，因为她一直是父母的骄傲，由于她的聪慧，他们根本生活在一种妄想之中。假如朱婴的作文得了教区的第一名，母亲是一定要口误成全市第一名的，假如朱婴和一班女孩跑到电视台去看热闹，不出两小时，就有邻家的叔叔阿姨问她，有导演看上你拍片，你干嘛不去呢？！朱婴一再告诫父母不要胡说八道，他们答应是答应，但完全做不到。

朱婴觉得自己还站在地上，父母倒有点腾云驾雾了。

现在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了，除了黑眼圈和深深的挫败感，她没有为他们捧回什么可以添油加醋、大烹大炸的菜肴。

不但不能诉苦，她还得表现出自己的青春、活泼、若无其事。有时候爱可以转化为负担，转化为沉重的十字架，她心力交瘁，不可能继续扮演他们心目中的偶像。

他们当然是知识分子，只有知识分子才会超常地估计自己的作品。

她也不可能一直在同学家住下去，一个星期还好，十天是极限。毕竟她是外人，人家越热情，自己越不安。若等到别人不得不挂脸，再走岂不是更难堪。

凭着年轻，凭着不曾输过的犟劲，她恢复了体力，但却患上了失眠症。

这块伤心地，想是不愿意留她了。这地方可能是泰安，可能是青岛或者济南，总之在山东境内。

在一个萎靡的早晨，朱婴收拾了自己的衣物，也就是一个帆布背囊。告别了同学，来到大街上发了一会儿愣，便到公共电话

亭打了两个电话。

一个打到家中，说自己要出差，时间长短不好定，到时候再联系；一个打到单位，说自己生了病，要休长假，不要工资就是了。两头答应得都挺利落，只是单位的部门领导加了一句，别忘了新出台的改革措施，连续三个月不上班自动除名。朱婴说知道了。

她付电话费时，进一步证实了钱包里还剩下七百块钱，于是上火车站买了张坐票，直奔广州。

朱婴并不属于南下的盲流，因为她有一个姑姑在广州东山叫作梅花村的地方居住。姑姑的名字叫朱沙沙，是个内科医生，有洁癖，终身未嫁。

小时候的事情不说，长大成人之后的朱婴只见过姑姑一次。那是姑姑到山东来开一个全国性的心血管系统方面的会，抽空到家里来，她的短发自然向后梳着，夹杂着一根根的银丝，脸上的线条有些生硬、死板，这与所有的老姑娘一样，不足为奇。她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，黑色的长裤，里面的衬衣是真丝的质地，白色、高领、绣着细幼的小花，严密地遮住了脖子以下所有的部位，包括脖子。

她并不见得很挑剔，但朱婴觉得母亲格外地诚惶诚恐，总好像围着姑姑团团转似的。

不过朱婴看出了姑姑对父亲的一丝冷淡。

没有原由的，朱婴非常喜欢姑姑，虽然姑姑几乎都没有多看她一眼。她喜欢姑姑的特别，虽然她老了，也不见得还有什么姿色，可她走到哪儿，也不会被人混同于一般的老太太。不像她的父母，格外地大众化，别人抢购食盐、肥皂，他们一定热热闹闹地挤在里面；别人说职称是知识分子的命脉，他们本来并非把这个问题看得重如泰山，也立马进入情况，在单位斤斤计较，回到家专题讨论，无休无止地商量对策。

姑姑就不同，她从来不对琐碎的事情发表议论，她懂得倾听，懂得颌首，懂得何时莞尔。

朱婴几乎被姑姑迷住了，她曾几次私下里逼问母亲，她是不是姑姑生的，因为各种理由过继给了他们？母亲笑嘻嘻地说道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姑姑没结过婚，没结婚怎么会有孩子？朱婴越发觉得这么蠢的母亲怎么会生下精灵一样的自己？她坚信姑姑这样的女人，才可能为伟大的爱情失过身，她故意不看自己，是为了抑制住内心的激情。

有时，朱婴的眼前，会出现与姑姑相认的情景。

所以那段时间，只要姑姑到家里来，朱婴就哪儿也不去，守候到底，即便是睡在床上，她也要瞪眼凝神，反正房子也不隔音，晚上，姑姑才有可能跟父亲提起她的身世，如果到了那一刻，她一定飞身下床，鞋也不穿地冲到外屋，扑进姑姑的怀里。

有一天晚上，姑姑果然和父亲在外屋你一言，我一语地说着话，还有点故意压低声音，朱婴竖起耳朵，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，心里真是着急。后来他们吵起来了，声音越来越大。

朱婴听见姑姑哭了，断断续续地骂着父亲：“……那时候爹妈病着，我劝你等一段儿再脱离关系，你说等不了了，单位正培养你入党、当干部……小婴的妈妈又怀着她，再不脱离关系就什么都完了……可是你替我想过没有？爹妈身边总得有人，你脱离我就不能脱离，你也知道那时候成分高意味着什么？我的男朋友吹了，下放农村，一去就是八年……”

这时父亲叹息道：“我不是也偷偷给家里捎过钱吗？”

“我在明处，你在暗处，你说谁更难？”姑姑气道，“你捎的那点钱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买个心理平衡。”

父亲气急败坏道：“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跟你一块下放，一块打光棍，这你就满意了吧？！”

姑姑恨道：“你这叫什么话？你保全了自己，还保全了你的

家庭，你还那么大的气，刚才还说什么我有远见，占了祖屋，现在在大城市有一栋小楼本身就是百万富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一栋小楼抵不了我一生的幸福。如果当时爹妈有去处，我比你走得还要远，脱离关系不是太简单的事吗？我咬牙忍着，就是为了他们还能多活几年，平安辞世。”

父亲的声音也低下去了：“刚才不是聊天开玩笑吗？”姑姑冷笑道：“是不是开玩笑你自己知道，你不是想让我提爹妈的遗嘱吗？告诉你，他们也跟你脱离了关系，祖屋没有你的份儿。”

朱婴听到这里，特别替父亲没脸，同时为自己不是姑姑的女儿而痛心。

那天晚上以后，姑姑再也没到家里来过，没有任何信件往来。父亲说，姑姑的性格太刚烈，哪个男人敢要她？没有文化大革命，她也嫁不掉的。朱婴不看父亲，也不接他的话，她知道他在为自己开脱。

火车开动了，经过一个站又一个站，跨过一个省又一个省。这时的朱婴才有些担心，姑姑会接纳她吗？

朱婴在梅花村里边走边找，她喜欢的小楼，都不是姑姑的门牌号码。最后走到一座灰色、陈旧的三层楼房门口，她核对了地址，又看了一下手表，时间是中午一点多，朱婴想，姑姑肯定要午休，于是坐在门口的台阶上。

坐了一会儿，仍然觉得不对劲，她试着把运动鞋脱掉，这才觉得松快了一些，因为坐火车把脚都坐肿了。

看上去，她显得颇疲惫，头发凌乱，面色枯白，除了旅途的艰辛，再就是内心的创伤还是新鲜的伤口，离那块伤心地越远，她越忘不了那个叫冯滨的男人。

她平生第一次尝到晨昏不分、思维停滞的滋味，甚至铁轮滚滚的声响在她心里也是冯滨冯滨地唤着。

当她一脚踏上广州的这块潮湿的土地，火车站广场的混乱着实令她吃了一惊，幸亏她没有行李，她对自己说，朱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忘掉从前的一切，没有人帮得了你。

眼下，她抱着双膝，坐在姑姑的家门口。今后的路会是什么样？她都无从想象。年轻就是这点好，头皮一热，就已经身处异地了，大不了住它三个月，除名期之前回去上班就是了。

枯坐了一个钟头，这里倒是闹中求静，汽车的喇叭声总是远远地响着，路口的行人也不多，院子里有几棵夹竹桃，翠绿的叶子，水粉色的花，一派的艳俗，北方盆栽的植物，到这里全变成树了。

这时听见门响，朱婴急忙站起来，因为急，也只能不穿鞋，穿着白袜子站在台阶上，脸上的表情不知是该微笑还是恭敬，总之有点怪怪的。姑姑见到她，竟也没有丝毫的诧异，只道：“这不是小婴吗？那我就不用锁门了，你自己去客房，洗洗脸，再找点东西吃，我下午还有两个小时的专家门诊。”她说完，径自向外走去，朱婴在她身后，一路答应着。

屋里面是老派的红木家具，样式、线条繁复得要命，一件件都死笨死笨的，另有一张云石面的八仙桌，两边还各放着一张太师椅，好一块儿送去故宫了。

乘着姑姑不在家，朱婴简单浏览了一下房间的格局，除了放着红木家具的客厅之外，楼下还有一间餐厅，一个厨房，和一个衣帽间，外加一间客房，朱婴看了看自己的窝，蛮整洁的，便把背囊扔在地上，转身上楼了。

楼梯是木制的，不仅漆色斑驳，一踩还咯吱咯吱直响，朱婴越小心，动静就越阴森，越神秘，越像是发生一级凶杀案似的。

楼上是姑姑的卧室和书房，书房里挂着姑姑年轻时的照片，清秀而典雅，朱婴端详着姑姑，很想知道她故事中绯闻的那一部分。不要告诉我你还是处女啊，朱婴悄悄地对姑姑说。

朱婴还参观了楼上的盥洗室，坐厕上裹着酒红色的绒布圈，摸一摸，还是丝绒的，倒是比自己身上的衣服质量好。她到洗手池前想洗把脸，猛一抬头，竟被镜子里的人吓了一跳，大概从医院手术回来之后她就没照过镜子，此刻她的模样，也就是阎王殿里的小鬼儿。

朱婴在楼下又找了一会儿，才发现厕所在楼梯的后面，她简单地洗了洗，就和衣倒在客房的床上睡了。

梦里是她和冯滨疯跑，冯滨大概是要摆脱她，慌得来不及择路，她穷追不舍，手里还拿着刀。

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有条薄毯，窗户外面的天已经黑了，这傍晚的毛毯不知为何令她比较感动，鼻子酸了一小会儿。她手术后由于出血多，在观察室躺了一小时，自己慢慢走向同学家，call了冯滨一百遍他也不复机，后来人来了，只站了五分钟，就显得颇不耐烦，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提，叫她怎么违心地原谅他？！

她揉着眼睛去客厅。这是一个好的先兆，刚到广州来就睡了一觉，而且还作了梦，她多久没这么睡过了？夜夜睁着眼睛在床上翻饼子。

姑姑坐在厅里看电视，见她起来了，仍旧没有热情地招呼，只用遥控板指着厨房道，“我不大在家开伙的，所以也在医院里给你买了一顿饭，在微波炉里呢。”

朱婴端着饭，坐在姑姑旁边边吃边看电视，由于是香港台，朱婴一句也听不懂，只看看热闹。姑姑也没有什么话，更不问她为何千里奔袭就上这儿来了？！两个人的关系，就像房东与房客一样，客气中夹着一点生分。

第二天，朱婴就买了张广州市区的地图，准备四处走走，她不怵这个，大三大四的时候，她和同学结伴去过北京、上海、西安等地，不信就在广州市里把自己丢了？！

转了几天之后，朱婴觉得颇失望，因为过去在老家那边，别

人把广州说得太好了，谁要是到广州出差，马上有一大堆女孩子盯着买这买那。可是朱婴眼里的广州，街道那么窄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，远看处处都是偌大的停车场；不宽的街道还一段一段开胸破膛地袒着，说是在修地铁；不仅如此，还到处都是工地，到处都是民工，加上湿热的气候，人总是没精打采的。

与北京、上海相比，朱婴觉得广州这个都市蛮尴尬的，既没有厚重的文化积淀，又没有昔日辉煌的殊荣，地方嘛，又那么一点点，想一展拳脚，也是空有志，枉凝眉。若做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北京是正宫娘娘，上海就是受过宠爱的小老婆，广州不过是个刚刚收房的丫头，或是拼命想红也红不起来的三流歌手。

朱婴把她的观点说给姑姑听，面露得意之色，姑姑不以为然道：“你才来几天，就能给一个城市做总结性发言了？”朱婴扬了扬眉毛，表示一切不过如此。

很快，朱婴兜里的钱就花完了，广州的物价又贵。可她还不想走，伤口没复原嘛。

一天晚上看完电视，朱婴问姑姑能不能给她找个事做。姑姑站在楼梯口转头问道：“找钱多的事还是钱少的事？”朱婴笑道：“那还用问吗？”姑姑道：“怎么不用问，钱多的事辛苦，身心得受得了才行。”朱婴惊道：“不是叫我去做三陪吧？”姑姑木着脸，仍旧缺乏表情道：“你这么硬朗的人，别人陪你还差不多。”朱婴给噎了一下，因为惯常硬朗是用在健康老人身上，这算什么意思嘛。

姑姑转过身来，背靠着楼梯扶手，两只胳膊往胸前一挽，公事公办道：“这样子，我们内科病房有一个偏瘫的老太太，脾气很坏，她的家人都不肯陪床，你肯的话，明天就跟我去上班。”朱婴正待发作，这不就是保姆吗？比三陪还不如呢，但不等她开口，姑姑加了一句，“月薪三千块。”这个数字在朱婴眼里不算少，她过去的单位效益不错，加上奖金也不过才拿五百五。

第二天清早，朱婴跟着姑姑去上班，因为久不早起，一切显得兵荒马乱，出门时，不但鞋没提上，外套的一只袖管抻在背后摇晃，手里抓了一个酥皮面包，姑姑一身整洁地健步如飞，她一边错步跟着，一边紧着收拾。

姑姑目不斜视，广州话叫“冒眼抬”（没眼看）。心里大概嘀咕，大头虾一样的人，会不会给我的病人吃错药？！快到医院门口时，姑姑嘱咐了朱婴一句，“到了病区，管我叫朱沙沙。”朱婴边吃面包边点头，心里不大痛快，我很差吗？有我这样的亲戚很掉价吗？

朱婴闷闷地跟着姑姑走，敢怒不敢言。

内科病房在新楼，十二层高，内科在六楼。到了科里，朱沙沙叫护士长拿一件工作服给朱婴，朱婴高挑，穿上白大褂，袖子、下摆都短，像个店小二。

两个人往病房走去，朱婴好奇地东张西望，病房里和走廊上的病人，都是一脸菜色，哈着腰，弓着腿，行动缓慢。正走着，前面一间病房的门里，突然飞出一只钢精锅，倒扣在地上，皮蛋瘦肉粥散了一地。朱婴存着侥幸心理，该不是这间病房吧？偏偏朱沙沙毫不迟疑地带她走过去，介绍这正是专护病房。护士也只有苦着脸收拾残局。

老太太并不见得很老，生着一副恶相，见朱婴进来，便狠狠地瞪着她。朱沙沙叫护士给她介绍情况，自己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护士向朱婴一一介绍了东西都在什么地方，几点打饭，几点翻身，户外活动用的轮椅怎么打开，大小便的便盆怎么用，一大堆事，把朱婴都说糊涂了。

最后护士轻轻拉了她一下，示意跟她另有话说，两个人出了病房，护士悄悄对朱婴说，这个老女人叫商月娥，年轻的时候挺漂亮的，听说还是粤剧的名票友呢，朱婴冷着脸道，没看出来。护士道，一下偏瘫了不说，还失语，呜噜呜噜的，谁都不知道她

说什么，她也是着急，但是最近，实在是有点变态，不把人折腾够她就不肯罢休。这不，连家里人也不肯来了。

头三天，商月娥就把朱婴给累惨了，该吃饭的时候她不吃，要拉屎，拉就拉吧，放上便盆的时候她不拉，撤了便盆她拉一床，朱婴捂着两层口罩到盥洗室去洗她的尿裤子；吃饭就更麻烦了，猜来猜去不知道她要吃什么，有时一顿饭，要跑食堂好几趟；治疗方面她也不肯配合，不是用好的那只左手把输液管给拔了，就是紧咬牙关不肯吃药，朱婴可没那么好脾气，先用绷带把她的左手绑在床上，然后捏着她的鼻子给她灌药，商月娥一边钟摆似地摇头，一边把嘴里的药往外吐，喷了朱婴一脸。

商月娥不会说话，朱婴也没法儿跟她吵，两个人就无声地较量，每回都是两败俱伤。

晚上九十点钟，朱婴才能下班。

这天她回到梅花村，朱沙沙已经洗完澡，看完电视剧了。朱婴累得倚在门口道：“朱沙沙，你是不是跟我爸爸有仇，然后全部发泄在我身上?!”朱沙沙笑道：“拿人钱财，替人挡灾，我说过的，钱多的事会辛苦一些。”朱婴气道：“你这是成心，我整天看见什么老板、经理的找你看专家门诊，怎么就不能给我介绍个事?!”沙沙正色道：“你初来乍到，又不会说广东话，我介绍你去做花瓶啊?!”朱婴恨得弹起，“我会是花瓶?!我是大学生！高智商!”沙沙冷笑道：“那你怎么连个老太婆都搞不掂?!”

朱婴无言以对，冲着门外大力甩掉脚上的运动鞋。听见沙沙在她背后说，你来的时候像个重症伤寒，想你也不是来休假的吧。广州是这样的，非常现实的社会。

朱婴心想，不信离了你朱沙沙，我就非得当陪床。

隔了几天，朱婴利用轮休日，按照报纸上的指南，跑了几家“人才交流中心”、“荐人广场”之类的地方，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随意，差的活儿没人干，急招的事要本地户口，另有些合适